

山採懷歎雅

鬱屈瘦蛟蟠入紙

陸游自書詩卷賞讀

任安

楔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九十九年十月推出「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年度大展，其中借自遼寧博物館的陸游「自書詩」，是展品裡最長幅的鉅作，也是陸游存世最精彩的一件墨寶，詩、書雙美；筆、墨並茂。八十老翁，能作此勁爽逸筆，千古之下展讀，令人歎絕。

唯「書法」在簡單的線條、結構中，往往蘊涵許多創作者揮灑當下的筆情、墨趣，知書者習以為常，不知

書者門外觀望，往往只能隨人附和、耳食充饑，遂不揣鄙陋，試對作品進行賞讀，遙念先賢，聊當一拜，亦祈觀者大雅有以教之。

生平·作品

陸游，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宋寧宗嘉定三年卒（一一二五—一一二〇，八十六歲）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務觀，年十二能詩文，以蔭補登仕郎。因議論恢復、反和主戰而時受黜落免歸。

孝宗淳熙元年（一一七四）范成大改知成都府，任四川制置使，陸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淳熙五年（一一七八）正月范成大知貢舉兼直學士院，陸游始東還，屢遭劾罷，閒居十餘年。嘉泰二年（一一二〇）受召修孝、光二朝實錄。嘉泰三年（一一二〇）書成，遷寶章閣待制，致仕，歸老會稽。次年八十歲作行草「自書詩」。嘉定三年（一一二〇）八十六歲卒。

放翁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有《渭南文集》、《劍南詩稿》、《入蜀記》、《南唐書》、《老學庵筆記》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有傳。

題跋·印記·流傳

《自書詩卷》，紙本，橫卷，縱三一分，橫七〇一分。前引首有明程南雲篆書「放翁遺墨」四字，書心鈔錄放翁自作詩八首，詩後自跋「近詩一卷，為五七郎書。嘉泰甲子歲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時年八十矣」，鈐「山陰始封」、「放翁」兩方朱文印。（圖一）

學者考訂五七郎是放翁幼兒「陸子通」。放翁有詩「示子通」：「我

鑽故紙似癡蠅，汝復學學不少懲，父子更兼師友分，夜深常共短檠燈」。父子情深，躍然紙上，本幅正其贈子之作（參見《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頁三八〇有王競雄女士介紹文）。

此卷拖尾有諸家題跋：郭昇（一一三〇—一一三五）、俞庸（活動於十四世紀）、程郇（一二六九—一三四六）、陳璉（活動於十五世紀初）、沈周（一二二七—一五〇九）。全卷印記則分屬：清孫承澤（一二五九—一六七六）、清王掇（一六四五—一七二八）、許安國、潘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在位）、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宣統（一九〇九—一九一二）所有。

從諸家題跋及印記，可知本卷流傳：在南宋末至元由高秋泉收藏（高秋泉的父親於下江南得之），元末至正初鎮江楊時中，購於高秋泉手，復傳其姪楊敏。入明為沈周所得，清初經孫承澤、王掇、許安國、潘沂等人遞藏，殆在乾隆朝進入宮中，經過嘉慶、宣統，均留有印記。



圖一 「山陰始封」、「放翁」印



陸游自書詩卷引首程雲南篆書「放翁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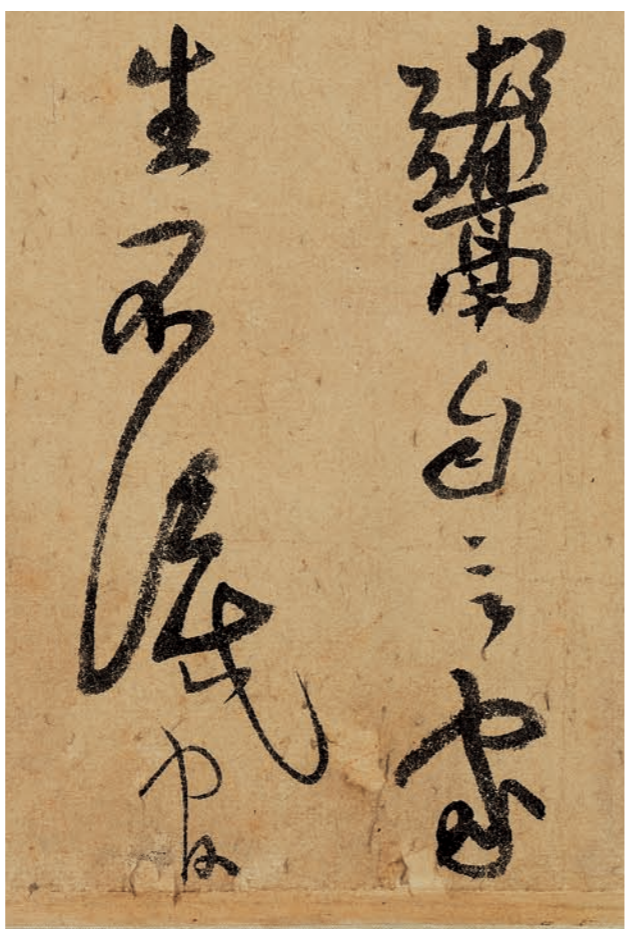
據現藏此卷之遼寧博物館述記：「溥儀在遜位前，以賞溥傑為名，連同其他一些書畫，經天津運往長春偽宮，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歸東北博物館即今遼寧博物館收藏」（參《遼寧博物館藏書畫著錄·書法卷》，遼寧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二二三～二二三）。

書藝評賞

諸家跋贊，於放翁書藝，皆稱「字畫遒勁」，孫承澤贊「書法勁逸」（《庚子消夏記》卷一）。朱熹云：「務觀筆劄精妙，意致高遠」。文彭云：「放翁書法遒嚴，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不同者也」。張丑管見：「放翁書蹟飄逸，其自書詩一卷，字畫遒勁可愛」（見《書林藻鑑》卷九）。

按：「遒」指線條的圓潤立體感；「勁」指紙筆磨擦澀動產生的勁道；「逸」指筆畫與結構的縱放自由、不拘習套；「筆劄精妙」「書法遒嚴」指筆法的細膩巧妙、嚴謹精到；「意致高遠」是在精到的筆法下，似細膩巧妙又似不太著意的脫俗風格表現。

唯有細膩巧妙的用筆，才能使



圖二

8

7

線條的方圓兼濟、剛柔協調，達致「遒勁」境界；唯有對結字、構形，長期留心用功，才能嚴謹精到、意致高遠。但結字、構形又不宜一成不變，落落如不著意的變化：於使轉、翻折、濃淡、乾濕、燥潤、牽帶、大小，似有若無，反常合矩，方得流露出「一種天然可愛的「逸」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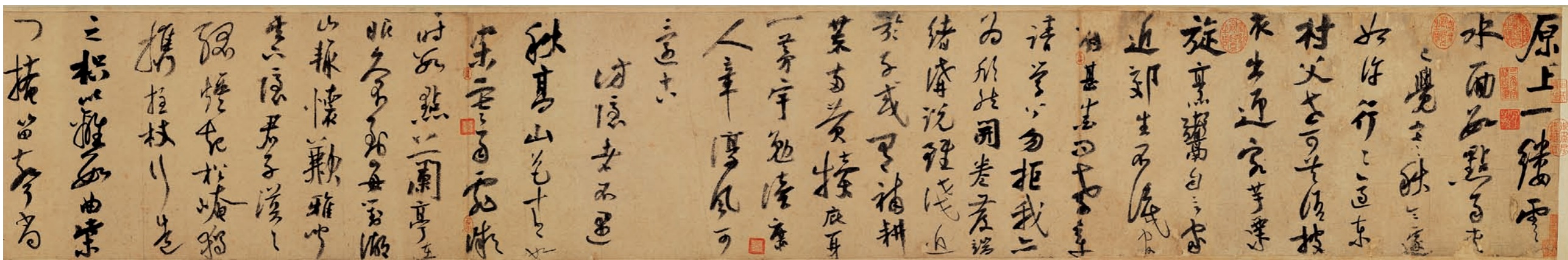
全卷書心自作詩八首，見於《劍南詩稿》卷五十五，唯字句略有出入。第一首「記東村父老言」缺題，疑是流傳破損，重裝裁去。以次詩題「訪隱者不遇」、「遊近村」、「癸亥初冬作」、「美睡」、「渡頭」、「雜書」（有二首）各單獨一行，詩題長則字小（如「訪隱者不遇」五字），詩題短則字大（如「美睡」、「雜書」均作二大字），前九行行距較疏，十至十四行變密，之後或疏、或密，墨色也或濃、或淡、或潤、或燥，極其自然，可知書寫前並未刻意規畫行距寬度。詩後自跋，字體更大，且多濃墨。

全卷共九十四行，每行二至七字，大多作五、六字。紙本，由十一張紙相接，分別在第九、二十、三

十一、四十一、五十二、六十二、七十二、七十七、八十一、九十一行的中間或左側有接紙縫，可知是先托底接紙成長卷後才寫的。故第九、二十、三十一、五十二、六十二七十二行均有字書寫於接縫上、八十二行「復」、「人」二字末筆延至接縫，但被重裝裁去字邊，此由「孫氏」、「許安國印」兩枚騎縫章的中間部分被裁切縮短可證。

想像八十老人在正月的寒天下呵凍作字：先研一池濃墨，初寫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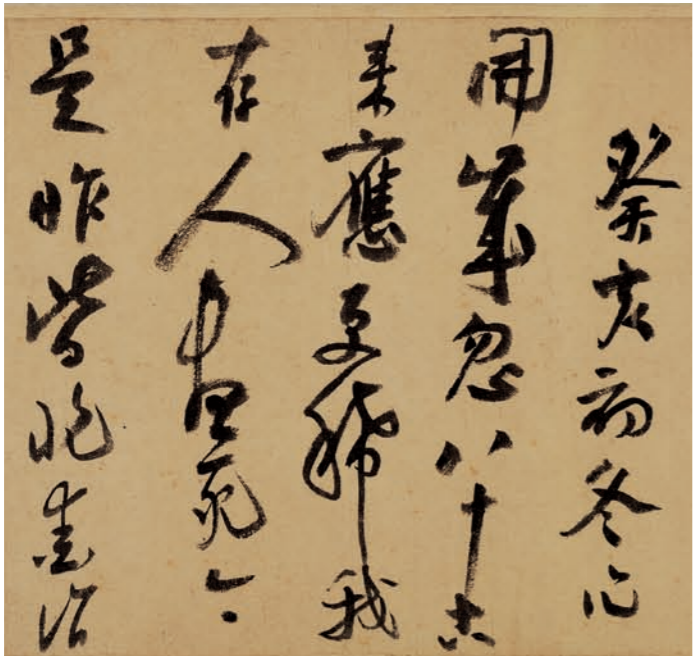
飽蘸筆肚，故一、二行字多濃厚，因行筆快，故間出飛白，氣韻流動，前三行一氣呵成（原當有詩題一行，則是四行一氣）。第四行後歇筆蘸墨，或三分、或五分，提按頓挫，筆致轉趨秀潤，敲側間夾有一股流麗之氣。七、八行後略縱放，「不識」二字連帶舒展，一「官」字急收居下，纖細卻不板滯柔弱（圖二）。漸多乾濕變化，但各行起始處多重新蘸墨，以利一路揮灑而下，故第五至九行首字「村」「衣」「旋」「近」「府」均



陸游自書詩卷①

2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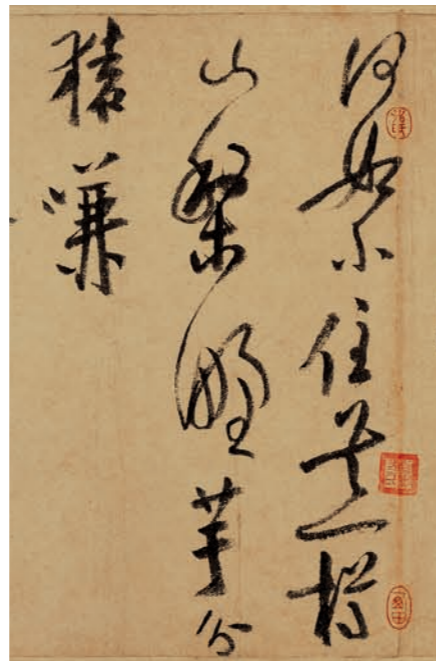
圖五 51

50

49

48

47



圖四 33

32

31



圖三

22

字大且重—這情形也見於懷素《自敘帖》，是古人寫橫卷行草、狂草時常見的現象。

第十行起行筆愈加隨意，「公」「亦」末筆有些交代不清，第十一行「開」字用拙，第十二行以後更隨興，「淺近」二字略輕滑，第十三至十八行則乾筆疾瀝、意態蕭颯。

第十九行「秋高」回潤加重，至「青如」即提細曳盪，對比極為強烈。第二十行「染寒雨霏微」以後再用適圓而近拙之筆，疾勁飛動，暢快淋漓，第二十二行「久不到」三字聯綿直下（圖三）。後數行縱筆疾走，墨韻較乾，卻另生一種飄逸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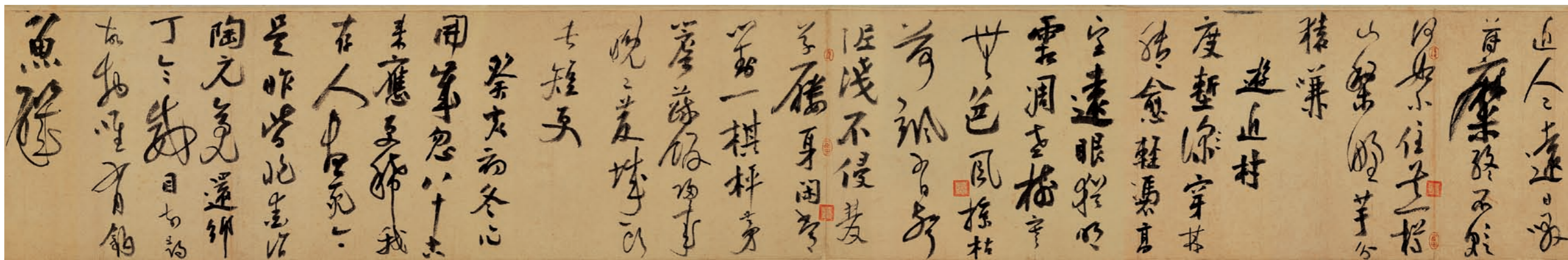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行「之枳籬數曲柴」又見整行濃墨，疑是停筆新研出墨，第二十八行後更加奔放雄宕，不拘拘於小節：「聲」字翻筆欲塌而能急折

收攝，「糜」字若嘶吼欲啞而蒼莽感人。大小錯落更劇（「已」「日」二字極小），開闔變化更大。第三十一至三十三行「何如小住共一樽，山梨野芋分猿噉」（圖四），筆勢承前之大開闔而略作收斂，墨量不多，但縱逸直下，連接一氣，重以詩句「何如小住共一樽」，如對老友娓娓道情，在歷盡人世滄桑之後，這一種至真至性的邀約，怎不令人動容？旅美書法家十之先生（張隆延，一九〇九—二〇〇九）在其八十生辰於紐約旅居有詩云：「知交遙問聞中趣，除卻相思一事無」，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十四行「遊近村」再出濃墨，此後重筆幾行，寄秀潤於勁拙之間：「穿」字適潤、「林」、「猶」、「寒」諸字流麗，「遠」、「霜凋老樹」、「色」諸字剛健帶拙、「無」字疏澹。第四十行後又漸枯澀（「風掠枯荷颯有聲」）而寓奇拗（如「雙」字）。第四十三至四十六行的「對一棋枰」至「長短更」愈加落落不著意，極疏放任運之致。

第四十七行「癸亥初冬作」起復見濃墨，後數行大字，老筆蒼勁，汨汨殺出，似橫空一切：「開歲忽八十，古來應更稀。我存人盡死，今是昨皆非」（圖五），八十老人，宜其詩文與筆意均可目空一切、瀟灑縱逸如此。第五十二至五十五行，結體欹斜更多，輕重跌宕、大小變化更加劇烈，至「魚磯」大字勁刷，迅疾駭人，以氣勢勝出，則線質之圓潤與否，已非所顧忌。

第五十六行「美睡」承上之縱放、啓下之平和：「老來胸次掃擘嶸，投枕神安氣亦平。漫道布衾如鐵冷，未妨鼻息自雷鳴。」（圖六）婉秀處竟有當代中國書法家元白先生（啓功，一九一二—二〇〇五）的筆致，啓先生是否曾習此帖，可以再另文細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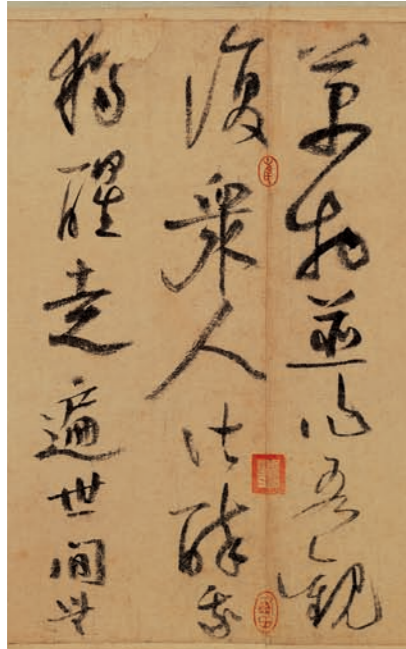


陸游自書詩卷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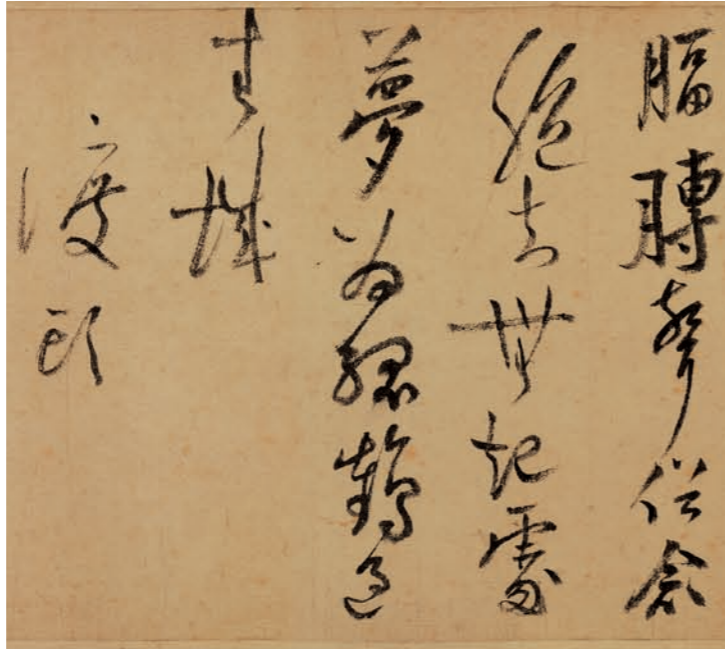
50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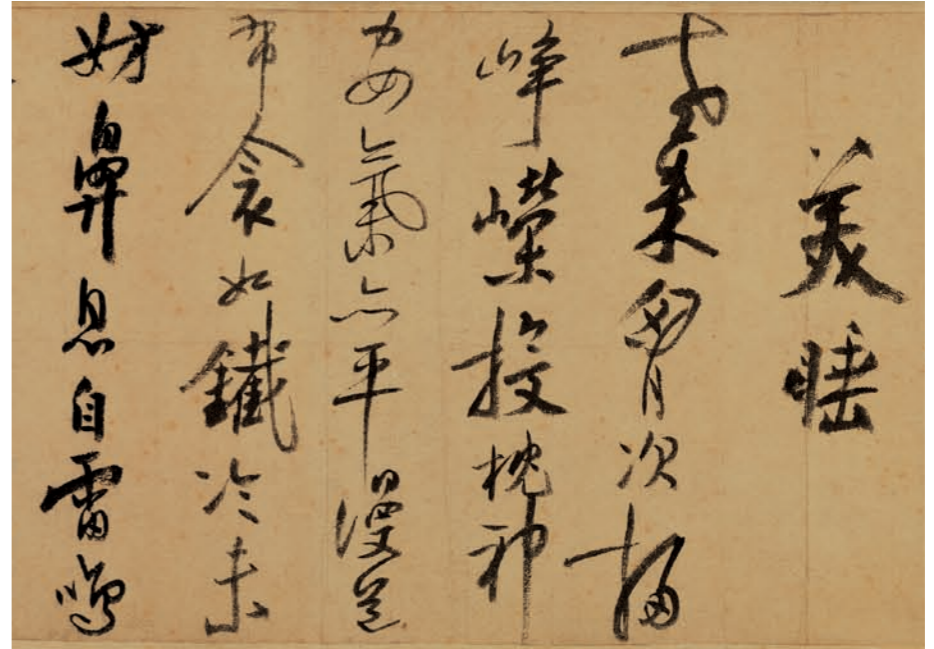
30



圖八 83 82 81



圖七 68 67 66 65 64



圖六 61 60 59 58 57 56

第六十一行至六十八行墨色由濃厚漸趨輕淡，疾勁、蕭索，似與「俗念絕去無起處，夢為孤鶴過青城」詩意同合一轍。「青城」、「渡頭」四

字逸筆草草，疏澹已極（圖七）。

第六十九行復出重墨：「蒼檜丹楓古渡頭，小橋橫處繫孤舟。范寬只恐今猶在，寫出山陰一片秋」，「渡」字水旁飄虛、「今」字起筆橫刷、「在」字中豎圓拙，但似醜而妍，全詩行氣極佳，大小錯落與墨韻配搭，亦極自然生動，不像詩卷其他部分愈寫愈乾澀。

第七十五行起之「雜書」詩題、次行「蒲龕」再撐出大字，隨後便又多呈乾筆澀擦，直至末句「更無一事累天君」。觀放翁此卷，當其縱恣快意時，其於技法之細膩處，亦有不斤斤講求而「累天君」者，「放翁」偶或之類放不羈，於此行間亦略得之。

第八十一行第二首「雜書」：「萬物並作吾觀復，衆人皆醉我獨醒，走遍世間無」三行各字都帶飛白（圖八），顯然行筆速度較快，且墨量也偏乏，但營造出的蕭瑟意致與詩境相映成趣，倒很耐人尋味。到八十四行後「著處」至「園丁」迴光返照，似收拾剩墨，放慢行筆，使墨韻不致太燥，勁健中仍有婉潤之氣，

唯部分收筆太率爾（「鉏」字左撇、「伴」字左直豎）。

第八十六行起之自題跋尾，似又再研濃墨——「郎」字痛快、「書」字收謹、「端卿」蒼渾、「年八十矣」如渴驥奔貌，快意作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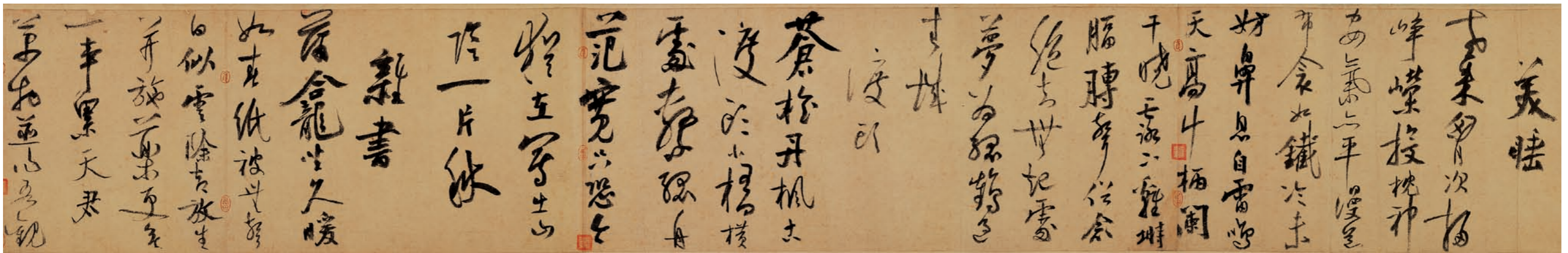
書風溯源

陸游自謂之學書淵源有三：顏真卿（楷）、楊凝式（行）、張旭（草）。

「學詩當學陶、學書當學顏，正復不能到，趣鄉已可觀。養氣要使完，處身要使端，勿謂在屋漏，人見汝肺肝」（自勉）

「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足素忽已窮。餘勢尚隱轉，此興嗟誰同！」（暇日弄筆戲書）

二詩點出其楷行草體的學習路徑：顏真卿（楷）、楊凝式（行）、張旭（草），從陸游所題楷書「鎮江焦山摩崖」（一一六五）——規模顏真卿（大唐中興頌）；行書（懷成都十韻詩）——參仿楊凝式（新步虛詞）；



陸游自書詩卷◎ 80

70

60

純粹草書的作品雖罕見，但其鍾愛狂草的縱逸之情，早已躍然於詩句間：

《草書歌》

吾處宛在水中沚，車馬喧囂那到耳。
一堂儻然臥虛曠，蟬聲未斷蟲聲起。
有時寓意筆硯間，跌宕奔騰作談詭。
徂徠松盡玉池墨，雲夢澤乾蟾滴水。
心空萬象提寸毫，睥睨醉僧窺長史。
聯翩昏鴉斜著壁，鬱屈瘦蛟蟠入紙。
神馳意造起雷雨，坐覺乾坤真一洗。
小兒勸我當自珍，勿為門生書柴几。

《草書歌》

傾家釀酒三千石，閒愁萬斛酒不敵。
今朝醉眼爛岩電，提筆四顧天地窄。
忽然揮掃不自知，風雲入懷天地力。
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
此時驅盡胸中愁，槌床大叫狂墮憤。
吳牋蜀素不快人，付與高堂三丈壁。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試無路空崢嶸。
酒為旗鼓筆刀槩，勢從天落銀河傾。
端溪石池濃作墨，燭光相射飛縱橫。
須臾收卷復把酒，如見萬里煙塵清。

江蘇蘇州）人。《書史會要》：「石湖以能書稱，宗黃庭堅、米芾，遒勁可觀」。王世貞云：「文穆（范之諡號）書法出入眉山（蘇東坡）、豫章（黃山谷）間，有米顛（米芾）筆，圓熟適麗，生意鬱然」。（具見《書林藻鑑》卷九）。縱觀其書作，大字多蘇、黃意趣，而山谷的開張結勢獨多，如《西塞於社圖卷跋》：小字行草流暢迅捷，雖變自米芾，而滑易偏多，如院藏《雪後帖》。

北宋末蘇、黃、米三大家書風籠罩天下，南渡以後，上自帝王、下至士人無不風從，雖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另闢蹊徑，范成大之「時代壓之」，固所必然，而放翁取源，雖自謂者僅見有顏真卿、張旭、楊凝式三家，范成大之相染，既有沈周點出，則放翁的行草作品，當不免猶存有時尚之蘇、黃、米用筆。

從本幅《自書詩卷》看，蘇、黃、米三家用筆中，得之於黃者應獨多。

茲將全卷九十四行字，與山谷諸帖參校，表列如附：

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虜運盡行當平。
何時夜出五原塞，不聞人語聞鞭聲。

《醉中行草數紙》

還家痛飲洗塵土，醉帖淋漓寄豪舉；
石池墨瀋如海寬，玄雲下垂黑蛟舞。
太陰鬼神扶風雨，夜半馬陵飛萬弩。
堂堂筆陣從天下，氣壓唐人折釵股。
丈夫本意陋千古，殘虜何足膏碣斧；
驛書馳報兒單于，直用毛錐驚殺汝！

行間氣魄，直追顛張、狂素，實不必拘拘於張旭一家。卷後之沈周題跋，已點出其與范成大之關係：

「放翁詩大類石湖（范成大），書法亦大同小異，在當時蓋二公互相取益也」——史載范成大於淳熙元年（一一七四）知成都府，陸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至五年（一一七九）正月范知貢舉兼直學士院，陸游始東還。可知兩人始深交時，范四十九歲，陸五十歲，皆值壯年，日夕相處達四、五年之久，則其相互之取益影響，應屬極自然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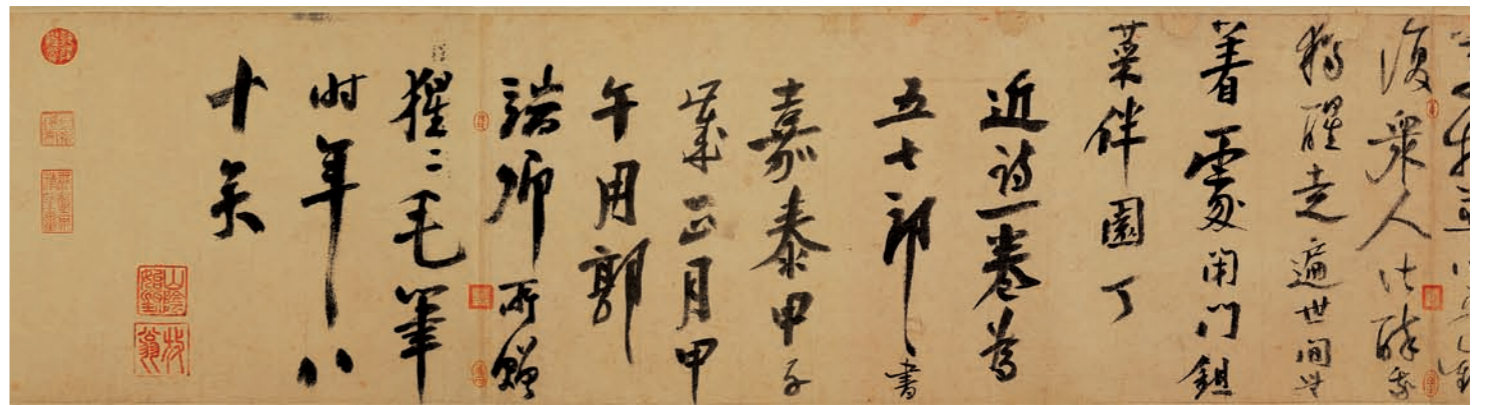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自號石湖居士，吳郡（今

自書詩卷	山谷法帖	自書詩卷	山谷法帖	自書詩卷	山谷法帖
「數」2.3	《雲》「故」	「可」5.4	《廉》「可」	「自」7.4	《竹》「自」
「如」21.2	《諸》「若」	「家」7.6	《明》「家」	「遇」18.5	《李》「遇」
「我」10.6	《寒》「我」	「過」66.5	《諸》「過」	「行」26.4	《李》「行」
「家」82.6	《李》「家」	「樽」31.7	《鬱》「樽」	「天」80.4	《李》「太」
「頭」45.5、68.2	《廉》《質》「頭」	「醉」82.5	《李》「醉」	「無」39.1、65.3	《諸》「無」

註一、「數」2.3，表「數」字見於《自書詩卷》的第二行第三字，餘同此。

註二、山谷法帖簡稱對照如下：

- 《雲》：《與雲夫七弟書》
- 《竹》：《劉禹錫竹枝詞》
- 《華》：《華嚴疏》
- 《質》：《杜甫寄賀蘭鈺詩》
- 《諸》：《諸上座帖》
- 《明》：《與明叔書》
- 《李》：《李太白憶舊遊詩》
- 《范》：《范滂傳》
- 《廉》：《廉頗藺相如列傳》
- 《寒》：《東坡寒食帖跋》
- 《鬱》：《鬱孤臺帖》



陸游自書詩卷④

可知陸游行草書雖兼取唐宋諸大家，其得形參取山谷，應是可以確定之事。

結語

放翁傾於選筆，精於審筆，事見《渭南文集》、《老學庵筆記》，晚歲自嘲衰朽：有人遂認為陸游傳統功力不足、對筆墨硯紙的要求也不高，其實是誤解了詩意的幽默。

〈予素不工書，故硯筆墨皆取員而已，作詩自嘲〉

我昔生兵間，淮洛靡安宅。
統髮入小學，童卯聚十百。
先生依靈肘，教以免圍冊。
僅能記姓名，筆硯固不擇，
灶煤磨斷瓦，荻管隨手畫。
稍長游名場，麤若分菽麥。
偶窺文房譜，雖慕無由獲。
筆惟可把握，墨取黑非白，
硯得石即已，殆可供搗帛。
從渠膏梁子，竊視笑啞啞。

〈作字〉

整整復斜斜，翩如風際鴉。
書成半行草，眼倦正昏花。
未辦倉盛筆，寧能錐畫沙？
老夫端可愧，頭白不名家。

境非常輕鬆，自然流暢，沒有太多費心經營的刻意，不賣弄技巧，也不矯揉造作，一種天真爛漫，是其詩人氣質和書家風範真性情的高度統一，以致在用筆、結字和布白上，往往與其詩文內容渾然一體。因此，他的行草〈自書詩卷〉，既有東晉士人的蘊藉剛健、清潤流麗，也有著北宋諸家的尚意疏放、任性與浪漫。

明程郇跋云：「放翁此詩甚流麗，而字亦清勁可愛」。元俞庸讚曰：「字畫遒勁，猶鳳翥、鵬搏、鯤運，對之精爽飛越」。宋朱熹稱：「務觀筆劃精妙，意致深遠」。明文彭曰：「放翁在當時，不以書名，而迥嚴如此，真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不同者也」。誠然。

綜觀放翁一生：「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謝池春〉），期待「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觀大散關圖有感〉），畢生寫下大量豪放的詩詞，氣壯山河、豪情萬丈。但其生命裡也有極婉約淒惻如〈釵頭鳳〉的篇章，豪放任俠與婉約清麗的性格主調，始終伴隨著他，到晚年閱盡人間世，卻又壯志未酬，只得歸老

放翁致力于草書，在其詩詞文字中可以具見。惜今狂草作品不傳，蓋為詩名所掩。陸游嗜酒成趣，中年後多醉後作草，藉抒不得志的愁懷。

〈醉中草書因戲作此詩〉

賜休暫解簿書圍，醉草今年頗入微。
手挹凍醪秋露重，卷翻狂墨瘦蛟飛。
臨池勤苦今安有，漏壁工夫古亦稀。
稚子問翁新悟處，欲言直恐泄天機。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

朱樓矯首隘八荒，綠酒一舉累百觴，
洗我堆阜崢嶸之胸次，
寫為淋漓放縱之詞章。

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
寶刀出匣揮雪刃，大舸破浪馳風檣。
紙窮擲筆霹靂響，婦女驚走兒童藏。
往時草檄喻西域，颯颯聲動中書堂。
一收朝跡忽十載，西掠三巴窮夜郎。
山川荒絕風俗異，賴有酒美猶能狂，
醉中自脫頭上幘，綠發未許侵微霜。
人生得喪良細事，孰謂老大多悲傷！

〈醉後作小草因成長句〉

天教老去未全衰，猶欠縱橫萬首詩。
家近將軍觴詠地，身如太史滯留時。
酒翻銀浪紅螺醖，墨湧玄雲紫玉池。
流落不妨風味在，花前醉草寫烏絲。

田園，寄情丘壑——「字如其人」，放翁的身世和遭遇決定了他的書法作品風格——

「當年萬里覓封侯，四馬戎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訴衷情〉

在豪放任俠與婉約清麗之外，更多了幾許蒼茫、沉鬱。

其臨終前的〈示兒〉詩云：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但悲不見九州同」是放翁一生的最大遺憾。政治抱負不能施展，遂付諸詩文書法，以澆心中塊壘。而其對自己書法的信心，也在〈學古〉詩中充分表露：

九月十九柿葉紅，閉門學書人笑翁，
世間誰許一錢值，筆底自用十年功。
老蔓纏松飽霜雪，瘦蛟出海擎虛空。
即今讖評何足道，後五百年言自公。
其橫空一切、無視天下的英雄豪語，與其書法一樣痛快淋漓！

望著〈自書詩卷〉，彷彿又見一位八十老翁，幾縷白鬚、一管黃毫（猩猩毛筆），在漫漫長卷裡從

這些醉後作草詩，字裡行間透露著放翁的自負和沉鬱，正與其一生的雄才大略及生命的悲苦情調相契合；而直抒胸臆、任運自然的「醉裡得真如」，也正是放翁所追求的草書終極況味。清趙翼云：「放翁不以書名，而草書實橫絕一時」、「放翁於草書，工力幾於出神入化」，確為知言。

放翁行草書以〈懷成都十韻詩〉和〈自書詩卷〉為代表。

〈懷成都十韻詩〉在氣息和章法上與楊凝式的〈新步虛詞〉極為肖似。飄逸的書風，是楊風子瀟灑簡逸、天真浪漫的生活與人生疏放態度的展現。此正放翁所嚮往、鍾情者。

〈自書詩卷〉，放翁以八旬高齡書。從章法佈局看，結體開張，在看似毫不經意中，錯落有致，迭有新意。雖全幅用筆節奏較快、墨韻偏燥，但遲疾相發，濃淡亦勻稱合理，毫無做作氣。點畫有精細微妙處，也有蕭散頹放處，簡逸瀟灑，不為禮法所拘——大小、濃淡、輕重、疏密所營造出的強烈對比感、節奏感，建構起深具感染力的藝術效果——作書時的心

容邊錄著一生未完的志業——娓娓、婉婉、不鋒芒畢露，不過分張揚，一股抑鬱、含蓄、蒼茫、悽愴，又似已看開一切的磅礴之氣充塞其間。在一旁侍視的，正是他最親近的小兒「子適」。

附及：猩猩毛筆

以猩猩毛所製的毛筆。宋代頗盛，《山谷詩集注》卷三載：「高麗筆，蘆管黃毫，健而易乏，舊云猩猩毛。或言是物四足長尾，善緣木，蓋狄毛或鼠鬚之類耳」。又云：「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毛筆，甚珍之，惠予，要作詩，蘇子瞻愛其柔健可人意，每過予書案，下筆不能休，此時二公值直紫微閣，故予作二詩，前篇奉穆父，後篇奉子瞻」。

今猩猩毛筆已失傳，承毛筆師傅陳耀文先生賜告：「蘆管黃毫，或即紅毛猩猩的獸毛，其性軟」，是否筆心另以鼠鬚加健，不得而知，但觀其「柔健可人意，每過予書案，下筆不能休」，則知東坡、山谷，以至放翁，是如何鍾情此筆了！

（本文之作感謝王曉雄女士提供許多寶貴資料）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